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0 June 200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 114

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然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实质性会议

2001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

临时议程**项目 11

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0 年 7 月 28 日题为“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00/31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理事会就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大会在其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9 号决议中也要求提交一份报告。所附的报告是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按照上述两项决议提交的。

* A/56/50。

** E/2001/100。

附件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的报告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00/31 号决议，除其它外，强调了在安全理事会 1967 年 11 月 22 日第 242(1967)号、1973 年 10 月 22 日第 338(1973)号和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 425(1978)号决议，并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及充分和及时执行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恢复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性。委员会在该决议中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所有自然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吁请以色列不要开发、危害或损耗或用尽这些资源。它还重申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及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内的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2. 大会在其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9 号决议中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人民对其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水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吁请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发、损耗或用尽或危害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大会在该决议中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因其自然资源受到任何开发、损耗或用尽或危害而要求赔偿，并希望这个问题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双方之间的最后地位谈判框架内得到处理。

3. 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间达成的各项协议推迟执行、这些协议未获全面执行和对目的为解决双方之间所有未决索赔问题的最后地位推迟达成协议，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因而继续受到不

利影响。此外，这些推迟和以色列的做法，特别是以色列的扩大定居政策以及通道的封锁，是当前造成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其中主要原因，这造成成千上万人民，包括儿童，死亡或受伤。

4. 由于该危机，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便大受限制。自 2000 年 10 月以后的大部分期间，西岸与加沙之间和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流动受到严重阻碍。自 2000 年 10 月 6 日以后，以色列当局不准巴勒斯坦人通过“安全通道”在西岸和加沙之间旅行。因此，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无法到西岸上学，亲戚之间也无法互相探望，而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财政关系也受到损害。根据奥斯陆协定，有两条道路将被指定为安全通道。以色列为安全理由有权利封锁其中一条通道或修改准许进入的条件；但必须确保其中一条通道是一直开放的。¹如今只有一条安全通道，因此以色列有义务让巴勒斯坦人民通过该通道在加沙地带与西岸之间旅行。

5. 加沙国际机场及拉法和艾伦比/卡拉梅赫桥的过境点已封锁了一段长的期间。同时，巴勒斯坦的外贸也受到严重影响。在此大部分期间，通过以色列各港口转运的进出口受到推迟或完全封锁。2000 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26 日期间，拉法和艾伦比/卡拉梅赫乔的商业过境分别封锁了约 70%和 12%。

6. 由于各条道路的安全措施不甚严紧和以色列当局进行内部封锁，因此西岸和加沙内各城市、城镇和村庄之间的流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措施通常包括在巴勒斯坦各村庄和城市设路障和在各条主要道路上部署军事检查站。此外，以色列当局也在西岸若干地区实行宵禁，最显著的是在希布伦市和纳不卢斯地区内许多村庄实行宵禁。²

二. 以色列的占领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A. 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7. 以色列在它占领的 34 年期间在整个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设立一系列的民事和军事设施。代表以色列政府的民间和军事机构以及经以色列授权进行这类行动的以色列平民在大约 200 个被掠夺地点建造了以色列平民定居点。以色列专属控制的土地面积在西岸占 59% (C 区), 在加沙占 20%。此外, 东耶路撒冷有 30% 的地区由以色列实际拥有。

8. 以色列在西岸大约有 170 个定居点, 居民约有 200 000 人。在东耶路撒冷大约住有 180 000 名以色列人, 在加沙地带的 16 个定居点有 7 500 定居者住在 16 各定居点。

9. 除一些例外情形外, 从各定居点到通往以色列的主要运输道路由各条现有的或计划建造的绕道公路相连接。由于 2000 年 9 月开始发生动乱, 以色列便进行一系列广泛的运动, 建造许多新的道路, 目的为确保使各定居点与以色列之间有安全的通道。根据以色列报纸“新消息报”, 以色列在整个西岸设有军事基地, “特别是在紧接孤立的定居点。其目的就是在附近设立军事基地, 不让各孤立定居点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中心。因此, 所将设立的营地将把在巴勒斯坦管制下的领土与各定居点隔开”。³

10. 在 2000 年的头 10 个月期间, 以色列政府颁发了供建造 1 184 个住房单元的许可证。中央统计局和建造和住房部的数据指出, 529 个这些住房单元是建在大耶路撒冷区。但是, 对远离以色列的定居点也颁发了许多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包括在克都米姆建造 59 个单元、在塔尔蒙建造 13 个单元和在普萨戈特建造 18 个单元。

11. 在 2000 年, 建造和住房部开始在该领土内建造 1 943 个住房单元, 1999 年为 1 367 个单元。但是, 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私人的建造, 因为这可能占公共住房的 50% 至 150%。此外, 这一年各定居点的居民增加了 8% 至 203 068 人。2000 年, 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售

卖 2 804 块地以供在各领土进行建造, 或相当于它在该年售卖土地总数的 12.5%。⁴

12.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各定居点的地理分配限制巴勒斯坦社区的增长。虽然, 定居点本身直接控制不到 10% 的西岸和 5% 的加沙地带; 但是, 由于为保证其生存而需要采取广泛的安全措施, 巴勒斯坦主权的前景便将因而受到损害。这必然包括将各定居点互相连接和定居点与通往以色列各主要要道连接的公路系统的日益扩大, 和以色列军队在该领土的长期存在。⁵

13. 根据汗尤尼斯的市长, “定居点的持续存在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对该土地的主权构成一个主要的障碍, 而此外, 定居点也使该地区无法从事任何真正的发展活动。定居点控制汗尤尼斯地区的 34%, 相当于 112 平方公里。这些定居点使旅游业和渔业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整个定居政策使该区域的处境危险并趋向于发生巨大的新[危机], 而在这个时候, 若不撤除定居点, 此危机是不会终止的。”市长将对定居点的争夺称为“冲突的主要方面”, 他解释说“在定居点的阴影下是不可能和平的”。⁶

14. 以色列宣布大部分位于约旦谷城西岸的 290 970 英亩土地 (占其总面积的 20.2%) 为秘密军事地区, 并在加沙增加 29 个秘密军事地区 (420 英亩)。此外, 以色列在西岸维持 71 个军事基地 (9 563 英亩)。虽然大部分这些地区的耕作价值低; 但是, 它们是西岸的主要放牧区。由于巴勒斯坦牧人不准进入这些地区, 因此余下的放牧区便严重过度放牧并有造成长期荒漠化的危险。此外, 由于使用重型军事车辆和坦克, 这些地区的野生生物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便因而受到危害。⁷

15. 根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来源, 从 1999 年 5 月至 2000 年 5 月, 以色列没收了约 48 904 德南 (一德南等于 1 000 平方米) 的西岸土地和拆毁了 53 多栋房子。⁸

16. 在汗尤尼斯地区, 以色列正在加强阿迈勒营附近的军事哨所, 并在接近于马瓦西地区的定居点附近各哨所筑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 (使用大量水泥和沙

包及大量有刺铁丝网)安置了新的机关枪阵地。工事包括在城市边界内添加一个百码的跑道。同时,工事也侵入勒马瓦西附近的B区土地。⁹

17. 2000年3月,以色列建筑和住房部计划在西岸(东)耶路撒冷区建造22 410个新单元;在1997年年底,该区有40 000名定居者。该部目标为在2020年使住在此地区的以色列人增加到250 000人。以色列土地管理局计划将拜塔尔的定居点与以色列境内附近的哈达萨赫合并。¹⁰

18. 2000年4月10日,以色列议会的预算和安全委员会核可了4亿美元用于加强被占领领土内定居点的安全和建造12条绕道公路。该笔资金将取自1998年10月美国答应作为怀伊河协议的一部分的12亿美元。定居点的总开支每年约为5亿美元。¹¹

19. 除扩张定居点和没收土地外,用水仍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150多个西岸村庄是约215 000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这些村庄没有接上自来水。¹²因此,西岸若干市不得不在该城镇不同地区制定论调方案来分配它们的少许用水量。¹³

20. 根据以色列人权组织以色列占领区人权资料中心,以色列对关键性水部门的控制范围并不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缔结的与奥斯陆有关的各项协定而有重大的改变。以色列的控制可以明显从以色列通过联合用水委员会和民政公署对为巴勒斯坦人进行的任何新的水项目使用否决权看得出来。

21. 就共用水源的水分配问题达成协议的出发点就是以色列在绿线(1967年前的边界)范围内和在定居点内的水消费量未减少。根据此项原则,巴勒斯坦使用的任何额外用水来自新的水源,而不是来自现有来源的重新分配。从以色列—巴勒斯坦对水的需要的观点来看,此项协议所取得的唯一成绩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谅解,即在1995年9月至1999年5月的过渡期间使给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供水增加约30%。截至2000年6月,为巴勒斯坦提供的其他用水只是所答应增加的水量的一半。以色列被占领区人权资料中心认为“[以色列]Mekorot水公司继续采取歧视性

的政策。大部分是在夏季的月份内,Mekorot水公司不但未增加,而反而甚至减少,向巴勒斯坦各城镇和村庄提供的水量,以使它能应付从同一管道得到用水的定居点的日益增加的需求量”。¹⁴

22. 根据巴勒斯坦水文小组主任,“目前西岸的水消耗总量为每年1.10亿至1.15亿立方米,加沙则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在以色列使从1967年迄今的整个占领期间,即使由于人口增长将近3%而致对水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且也不提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数字却几乎不变”。¹⁵“在巴勒斯坦社会里,农业部门所消耗的水比任何其他部门多,即约为西岸和加沙现有水量的70%。就分配而言,用水由西岸和加沙(包括定居点)和以色列分担,而以色列则控制西岸和加沙及以色列市区绝大部分的供水。在家庭用水方面,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域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使用5 300万立方米;定居点使用1 300万立方米;而以色列则耗尽5.2亿立方米。例如在农业方面,巴勒斯坦消耗1.52亿立方米,而以色列消耗12亿立方米。在消耗总量方面,巴勒斯坦消耗量为每年1.145亿立方米,定居点共消耗5.92亿立方米而以色列则消耗4亿立方米。定居点使用的水实际上比以色列市区多。以色列目前消耗80%的西岸的水”。¹⁶

23. 据报在2000年6月,以色列当局破坏了位于伯利恒西部靠近埃弗拉特犹太定居点的伊斯兰教产土地的20个古老水塘。同时,据报以色列当局为减少当地农民储备的灌溉水而将输入水塘的水道毁掉。水塘位于伯利恒附近的一个考古地点,在这里建造新的住房单元以使埃弗拉特扩大。定居者继续将污水灌入贮水器和田,毁坏了1 000德南或250英亩的土地。¹⁷

24. 2001年3月,以色列在耶利哥和拉马拉区域建造的安全战壕也影响到巴勒斯坦社区的水供应。例如,建造这些障碍物使供水暂时中断,而致破坏了引入拉马拉北部苏尔达村庄的水管。¹⁸

25. 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各以色列定居点所制造的废物不仅继续使该地区的水资源退化,而以色列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采取的措施对各项环境的考虑也仍不敏感，从而使巴勒斯坦居民的生活素质受到损害。约旦环境研究所证实约旦河水的情况因以色列定居点的废物而急剧恶化，因为这些废物影响到河内的鱼，从而导致失去一个重要的水生物来源。¹⁹

26. 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控诉达卢姆村的以色列定居点将其原污水倾入代尔巴拉赫的巴勒斯坦城镇，引起疾病和污染沿海的水。随后于2000年4月，巴勒斯坦人便试图改善这个情况。但是，以色列占领部队进行干预，不准巴勒斯坦的推土机将污水排出居住区。²⁰

27. “巴勒斯坦之声”报导西岸塞勒菲特区的土地因阿列尔和布尔坎的以色列定居点所制造废物的倾弃而受到不利影响。定居者将其工厂的污水和化学物灌入巴勒斯坦的农地和淡水源。塞勒菲特区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淡水来源，而这些淡水则来自自流井。²¹

28. 根据以色列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调查报告，位于耶路撒冷内韦亚库夫定居点社区东部的西岸的亚当定居点各家庭的污水严重地污染了流入瓦迪凯勒特的泉水，散发恶臭和导致动物死亡。该项研究指出造成污水溢流的原因是因为迁入亚当的家庭数量有所增加，即使该地区缺乏适当的排水基础结构来容纳这些家庭。²²

29. 巴勒斯坦农业部警告纳布卢斯区内代尔巴洛村庄即将发生环境灾害。这显然是因为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的废物、以色列倾倒地点和污水及周围定居点的污水使该地区受到污染。²³此外，以色列政府在西岸建造至少七个工业区也造成了污染。这些工业主要设在小山上，占地总面积约为746英亩，它们制造的工业污水和固体废物经常污染了邻近的巴勒斯坦土地。设在西岸的工厂至少有200家，主要是铝、皮革、纺织品染料、电池、玻璃纤维、塑料和其他化学品的工厂。巴尔甘工业区显然证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营业的以色列工厂不遵守各项污染预防措施。巴尔甘工业区内设有铝、玻璃纤维、塑料、电镀和军事物品的工厂。来自该区的工业污水未经处理而流入邻近村

庄、破坏萨尔塔、迪克和布尔根各巴勒斯坦村庄的农地；重金属则污染了地下水。在加沙地带中部，达卢姆村的以色列定居点将其工厂的污水和化学废物排入萨格谷。²⁴

30. 2001年1月31日，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埃雷兹回合点签署一项声明，指出尽管发生军事冲突，对水和污水处置基础结构不得予以损害。在该声明中，双方同意，尽管目前的各种困难情况，也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为西岸和加沙地带提供用水和处理污水，和迅速修理对该系统造成的破坏。双方在向舆论界作出的呼吁中明确指出，两方人民的供水系统是缠绕的，是为两方人民供水的，因此若对这些供水系统造成任何损害，也同样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破坏。²⁵但是，哈勒斯村庄的巴勒斯坦人报告，自最近开始发生危机后，供水经常被切断——不是提供用水的以色列水公司切断的，而是犹太定居者乘黑夜予以切断的。²⁶

31. 2000年11月的报告指出，以色列对环境实行宵禁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例如，各医院制造的医药废物未经适当处置。往中央和区域各倾弃设施的运输工具遭切断（即伯利恒各医院将其废物倒在希布伦），而当地高压灭菌器受到破坏而致无法使用。²⁷

32. 在加沙地带，许多固体废物堆积成山，而收集工作又中断，这是由于前往处理区的运输道路继续封锁和对试图消除现有垃圾的城市工人的持续骚扰。市政职员和自愿工人是以色列的枪击目标，即使在夜间收集垃圾的时候也遭枪击。²⁸

33. 同时，欧洲投资银行资助的希布伦—伯利恒联合垃圾填埋项目也已停止，打算在拉马拉进行的固体废物项目的筹备工作也已停止。在杰宁，世界银行的卫生填埋项目已停止，在图勒凯尔姆的两个项目（在阿奈卜塔装置一个焚化炉以及一个意大利的垃圾填埋项目）无限期地停止执行。²⁹

34. 2001年2月21日，拉马拉和比勒赫城市抗议以色列采取措施阻止巴勒斯坦垃圾运往当地各垃圾场。从1月初开始，以色列当局不准将固体废物倾倒在比

勒赫的垃圾填埋地，以致迫使垃圾倾卸车将垃圾倒在一年前就已关闭的拉马拉的垃圾填埋地。巴勒斯坦环境事务部官员警告该垃圾填埋地的渗出物会使该地区蔓延流行病。³⁰

35. 根据最近的研究，在西岸和加沙正式指定为林地的总面积已从1971年的300 736德南减少到1999年的231 586德南。超过一半的受影响地区是在加沙，在这里已有95%的森林已消失掉(1971年为42 000德南，1999年为2 000德南)”。³¹

36.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约80%的森林土地因以色列的占领而遭砍伐：78%是因设立定居点；约2%是因设立军事基地；而不到1%是因铺设绕道公路。当地巴勒斯坦人要负责14%土地的滥伐，而余下6%的土地为私人所拥有。³²此外，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根除了私人拥有的土地上的超过50万棵的果树，主要是橄榄树。³³橄榄树成为周期性挑衅和报复行动的目标。截至2000年11月9日，以色列部队砍掉了4 495棵树。³⁴

37. 由于法律和政治情况不明确，因此以色列的占领抑制了经济增长和投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基本的投资准则，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未通过或签署任何固定的法典。实际上，占领期间各项有效的法律和以色列军令复杂重复的情况仍然存在。以色列对货物的流动、生产因素和人民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行动在西岸其他地方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行动施加的限制使此情况进一步恶化。³⁵

38. 由于采取各项封锁措施，以色列关闭了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所有出口和阻止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这些措施通常也阻止加沙地带的进出口。在部分封锁的措施下，只有少数人可以来往西岸和加沙地带和在以色列境内工作。³⁶

39. 以色列占领部队继续对加沙地带各项贸易活动施加限制和障碍。2000年2月，以色列占领当局宣布从2000年3月开始，巴勒斯坦商业车辆不能再根据

运输队办法通过埃雷兹检查站。根据此办法，巴勒斯坦的卡车在经过彻底搜查后(有时须搜查六小时)便能在以色列军队的护送下成队进入以色列。450多部加沙车辆是在这个制度下进入的，每日有超过150部卡车在这个制度下通过。³⁷

40. 从2000年3月开始，所有商业车辆都需要到卡尔尼检查站，将货物卸下来，然后重新装上以色列的卡车。巴勒斯坦工业官员估计，由于各种新的限制，运输费将增加100至110%。³⁸

41. 根据怀伊河备忘录，在备忘录生效一周内便应就南部“安全通道”路线问题达成协议，并与随后尽快开始使用此条道路。南部道路于1999年10月25日开放。但是，以色列各项安全程序实际上限制了巴勒斯坦人通过。³⁹对北部通道的开放问题未达成任何协议。由于以色列提出各项安全的要求，加沙港的开放也同样推迟，即使该三年的项目在2000年便已开始进行。加沙地带的国际机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联合监督下于1998年末有限度地开放空中交通。自2000年9月爆发暴力时间后，以色列将该设施长期关闭。迄今，对该机场业务的持续限制使其无法对巴勒斯坦经济作出显著的贡献。

42. 2000年9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发生的危机终止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各地区在这三年多的有限经济恢复和进步。1996年危机后的恢复旺盛到足以使失业率大量减少，制止实际工资的降低和减少贫穷率。同时，各项有形基础设施和体制建立项目的重建和扩展也稍有取得重大进展。但自危机开始后，进展便受到阻碍。⁴⁰

43. 巴勒斯坦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所预期的少了5.80亿美元。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00年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从预测的45.7亿美元降到39.9亿美元，这是由于自2000年9月末以来以色列的封锁和对巴勒斯坦各城镇的围困。⁴¹

44. 危机的头三周期间的私人经济损失估计为1.862亿美元。挣收入机会的损失估计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和将近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的全部收入。自

此以后,经济损失增加,而生命损失、受伤和对私人
和公共财产的实际破坏更为普遍。⁴²

45. 当前危机造成人民和货物无法自由行动,这使巴
勒斯坦权力机构所控制领土内遭遇社会-经济方面的
困难。从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的123
日期间,供劳工来往和进行贸易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边界关闭了93日,或75.6%的时间。内部流动的限制
和内部封锁,部分或极度的封锁,在西岸为100%
的时间,在加沙为89%的时间。进入约旦(从西岸)
和埃及(从加沙)的国际边界过境分别关闭29%和
50%的时间。⁴³

46. 行动限制和边界封锁的主要影响就是生产活动
和货物流通的中断。短期的经济损失包括农民、工人、
商人和企业人士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无法到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就业地方或无法买卖其货物和劳
务。广泛的经济活动的情况就是这样,包括农业、制
造业、建筑业、贸易、运输业和服务业。⁴⁴

47. 在1999年,估计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市区、
以色列定居点和工业区内的的工作赚取约7.5亿美元,
平均每日有约125 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控制区
内工作。普通工人每日的工资约为27.50美元。作为
一个组别,这些工人在发生危机前每个正常工作日赚
取约340万美元。假定没有关闭边界,工人平均人数
或平均工资也没有改变,估计2000年以色列境内的
巴勒斯坦工人可赚取8.22亿美元。在该年最后一季
度,内部行动的限制和边界的封锁使赚取收入的机会
大为减少。⁴⁵ 总之,除财产的物质损失和其他损失外,
从9月28日至11月26日的60天期间,巴勒斯坦人
估计损失了5.05亿美元。在上半年,估计的损失为
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捐款(1.83亿美元)的2.5倍以
上。如果将这些损失分配给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正
常工作日,而在这期间有51日,平均每日的损失估
计约为1 000万美元。⁴⁶

48. 在发生危机之前,巴勒斯坦的失业人数大约有
70 000人。自2000年9月以来,估计另有190 000
人失业。因此,目前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失业

人数估计超过260 000人。证据指出普通有工作的巴
勒斯坦人养活他/她自己另外四个人。因此,除对
190 000名工人的生计有不利影响外,危机也直接减
少了其他760 500个巴勒斯坦人的收入。被占领巴
勒斯坦领土内受行动限制的直接和不利影响的人共超
过100万人或占人口的约三分之一。若包括以前失业
的人及其受抚养的人在内(约350 000人),遭遇某
种经济贫困的巴勒斯坦人便增加到137万人或占人口
的45.5%。⁴⁷

49. 以色列境内工作的损失,加上行动的限制和边界
的封锁所造成的失业率平均为38%(超过250 000
人),2000年首9个月则为11%(71 000人)。由于
受抚养的人多,因此现在的失业直接影响到约900 000
巴勒斯坦人的收入或占人口的29%。⁴⁸

50. 行动限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00年10月
到2001年1月的四个月期间)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
的50%和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工人工资收入的75%。
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估计为9.073亿美元,而以色列
境内就业劳工收入的损失估计为2.434亿美元。2000
年损失总额估计为11.507亿美元,相当于预计国内
生产总值的20%(假定没有封锁边界)。在报告所述
期间,每个工作日的损失约为1 100万美元,或每个
工作日每人3.50美元。⁴⁹

51. 此外,公共住房和基础设施和私人财产和农地的
损失以及照顾11 000多受伤巴勒斯坦人的费用和公
共收入的损失和封闭的其他影响的损失为数亿美
元。⁵⁰

52. 从2000年9月29日至2001年1月15日期间,
以色列占领部队拆毁了加沙地带的6 291.5德南的土
地,其中约有4 776.5德南(76%)的土地为农田,
约1 515德南(24%)为林地和砂区。从2000年12
月19日至2001年1月15日期间,以色列占领部队
拆毁了1 835.5德南的土地,其中约1 240.5德南
(67.6%)为农地,595德南(32.4%)为林地。这些
数字不包括在这些土地上建造的也遭拆毁的住房和
民用设施和农业设施。同时,从2000年9月29日至

2001年1月15日期间，以色列占领部队的推土机也拆毁88名巴勒斯坦人的住房，致使这些居民无家可归。⁵¹

53. 自发生危机开始，生活在贫穷线下的人数增加了50%，世界银行估计每日每人的消费支出为2.10美元（少于每日9新谢克尔）。穷人人数从约650 000人增加到100万人。贫穷率从21%增加到31%。⁵²因此，占领和接着发生的危机对巴勒斯坦人的福利和生活素质造成了有害影响。

B. 被占领叙利亚戈兰

54. 1967年6月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夺取的戈兰高地有广泛的但相对较小的定居点基础设施，有17 000名以色列定居者住在33个定居点。17 000多名叙利亚人群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黎巴嫩边界附近的五个村庄。在被占领戈兰的以色列控制领土，不包括许多军事区和定居区，包含24 908公顷自然保护区和8 100公顷耕地、46 575公顷放牧地和2 531公顷果园。⁵³

55. 2000年3月以色列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谈判的实际失败导致作出若干政策决定，目的为恢复扩展戈兰高地的定居点。后来，以色列工业和贸易部核可投资650万美元于扩展梅沃哈马的戈兰定居点境内的工业。聚丙烯制造商出口其80%的产品到欧洲和美利坚合众国。⁵⁴以色列建筑和住房部核可在卡茨林的戈兰定居点建造新的住房，这是许多月来的第一项这种行动。⁵⁵

56. 2000年4月，巴拉克总理办公室通知戈兰区域理事会对禁止在戈兰高地进行新建筑的两个半月禁令也已解除。戈兰官员接着便执行着重于促进旅游业的新建筑计划。今后各项计划包括在哈德内斯、卡纳夫、甘拉和拉莫特等四个定居点建造2 500个住房。⁵⁶

57. 由于阿拉伯居民来往戈兰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的行动仍有问题，因此，叙利亚戈兰高地阿拉伯居民的就业机会继续受到限制。戈兰叙利亚居民的工作限于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日薪劳工。这些工人

经常无法得到社会福利和健康保险，而职业保障则靠不住，也没有失业补助。除这些问题之外，重大的工资差异极为普遍，不利于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⁵⁷

58. 由于采取各项限制扩展教育设施的措施，以及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大学或进入以色列各大学的机会不大，因此生活条件的改善进一步受到抑制。⁵⁸

59. 根据叙利亚的报告，以色列的税务政策促使戈兰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水平恶化。课税包括收音机、电视机、住户、收入、作物和地方政府。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课重税。⁵⁹

注

¹ 奥斯陆第二项协定，附录一，第(c)(4)十段。

² 联合国，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事处，“2000年9月28日至11月26日，对抗、行动限制和边界封锁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影响”2001年2月，<http://www.arts.mcgill.ca/mepp/unsco/nov00/nov00.html>，第1页。

³ 《报告》，1999年9月—10月，第1页。

⁴ 《国土报》，2001年1月16日；2001年3月5日。

⁵ 见A/55/84-E/2001/16，第3段。

⁶ 《Hatzofe》，2000年3月16日，第10页。

⁷ Jad Issac，“以色列占领的环境影响”，巴勒斯坦政策分析中心，新闻简报，n. 27，2000年3月14日。

⁸ 巴勒斯坦事务部，2000年年度报告。

⁹ 《Ramattan日报》，引自《Hear Palestine》，2001年1月24日。

¹⁰ 《报告》“定居时间表”，第10卷，第3期，2000年5月—6月。

¹¹ 同上，第4期，2000年7月—8月。

- ¹²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资料中心，“渴求解决：被占领领土的供水危机及在最后地位协定内予以解决”，2000年7月，第59页。
- ¹³ 同上，第7页。
- ¹⁴ 同上，第95页。
- ¹⁵ 《巴勒斯坦报告》，“建立巴勒斯坦”，第6卷，第5期，1999年7月28日。
- ¹⁶ 同上。
- ¹⁷ 《报告》，“新闻简要”，第7卷，第1期，2000年6月21日。
- ¹⁸ 《国土报》，2001年3月12日。
- ¹⁹ 《Hear Palestine》，2001年1月23日。
- ²⁰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资料中心，被占领领土以色列人权资料中心的立场文件，题为“渴求解决：被占领领土的供水危机及在最后地位协定内予以解决”，2000年7月，第7页。
- ²¹ 《报告》，“新闻简要”，第7卷，第21期，2000年6月18日。
- ²² 同上，第6卷，第35期，2000年2月23日。
- ²³ 《Hear Palestine》，2000年7月13日。
- ²⁴ Jad Issac，《新闻简报》，第27期，2000年3月14日。
- ²⁵ 《国土报》，2001年2月13日。
- ²⁶ 《独立报》，2000年11月18日（根据Hares市长哈孙·达乌德）。
- ²⁷ 《约旦时报》，根据2000年11月22日巴勒斯坦环境事务部的一份报告。
- ²⁸ 同上。
- ²⁹ 固体废物项目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一家德国服务公司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和德国一家业务推广银行KfW开展的一项活动。
- ³⁰ 《报告》，“建立巴勒斯坦”，第7卷，第35期，2001年2月21日。
- ³¹ Jad Issac，《新闻简报》，第27期，2000年3月14日。
- ³² 同上。
- ³³ 同上。
- ³⁴ 独立巴勒斯坦新闻网，2000年11月30日，<http://www.infopal.org>。
- ³⁵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巴勒斯坦经研所），《巴勒斯坦经研所经济监测》，第1期（1997年），第2-3页。
- ³⁶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在项目8（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人权侵犯）下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报告。该报告是代表下列组织提交的：国际人权联盟联合会、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阿拉伯人权组织、开罗人权研究所、阿拉伯律师联盟、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南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权中心。
- ³⁷ 同上。
- ³⁸ 同上。
- ³⁹ Allegra Pacheco，“封锁与种族隔离：通过分离实现七年的和平”，巴勒斯坦政策分析中心，《新闻简报》，第26期，2000年3月6日。
- ⁴⁰ “关于以色列围困造成经济损失的巴勒斯坦文件——第一分册”，2000年11月16日，耶路撒冷《圣城报》（阿拉伯文），2000年11月16日，第14页。
- ⁴¹ 《巴勒斯坦报告》，“建立巴勒斯坦”，第7卷，第29期，2001年1月10日。
- ⁴² 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的报告，2001年2月，第3页。
- ⁴³ 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简要报告》，（2000年10月1日-2001年1月31日），2001年2月17日。
- ⁴⁴ 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的报告，第1页。
- ⁴⁵ 国内产出和收入为3.88亿美元，来自以色列的劳工收入为117 010 080美元。因此，收入损失总额将为505 010 080

美元。关于其他资料请参考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的报告，2001年2月，第2页。

⁴⁶ 同上。

⁴⁷ 同上。

⁴⁸ 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简要报告》，2001年2月17日。

⁴⁹ 同上。

⁵⁰ 同上。

⁵¹ “根除巴勒斯坦的树和夷平农地”，《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土地清除和拆除巴勒斯坦住房和设施的第四次报告》，巴勒斯坦人权中心，《Hear Palestine》，2001年1月26日。

⁵² 被占领土协调员办事处，《简要报告》，2001年2月17日。

⁵³ 戈兰高地信息服务机，www.golan.org.il。

⁵⁴ 《报告》，2000年3月27日，第10卷，第4期，2000年7月-8月，第6页。

⁵⁵ 《报告》，2000年3月28日，第10卷，第4期，2000年7月-8月，第6页。

⁵⁶ 《报告》，2000年4月14日，第10卷，第4期，2000年7月-8月，第7页。

⁵⁷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境内叙利亚公民人权的措施的报告”，2000年5月（油印本）（阿拉伯文），第15-16页。

⁵⁸ 同上，第16-20页。

⁵⁹ 同上，第12-13页。
